荣·格·分·析·心·理·学·经·典·译·丛

荣 格

分析心理学导论

原著 / [瑞士]

荣 格

C. G. JUNG

编（1989年版）/ [美]

威廉·麦圭尔

WILLIAM MCGUIRE

编（2012年修订版）/ [英]

索努·沙姆达萨尼

SONU SHAMDASANI

译 / 周党伟 温绚

INTRODUCTION TO JUNGIAN PSYCHOLOGY

Notes of the Seminar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Given in 1925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荣 格

分析心理学导论

原著 / [瑞士]
荣 格
C. G. JUNG

编（1989年版）/ [美]
威廉·麦圭尔
WILLIAM MCGUIRE

编（2012年修订版）/ [英]
索努·沙姆达萨尼
SONU SHAMDASANI

译 / 周党伟 温绚

INTRODUCTION TO
JUNGIAN
PSYCHOLOGY

Notes of the Seminar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Given in 1925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格分析心理学导论 /（瑞士）C. G. 荣格（C. G. Jung）著；（美）威廉·麦圭尔（William McGuire），（英）索努·沙姆达萨尼（Sonu Shamdasani）编；周党伟，温绚译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9
（荣格分析心理学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Introduction to Jungian Psychology: Notes of the Seminar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Given in 1925

ISBN 978-7-111-63429-4

I. 荣… II. ①C… ②威… ③索… ④周… ⑤温… III. 荣格（Jung, Carl Gustav 1875—1961）- 分析心理学 IV.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9489 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 01-2018-8791

C. G. Jung; original edition edited by William McGuire; revised edition edited by Sonu Shamdasani. Introduction to Jungian Psychology: Notes of the Seminar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Given in 1925.

Copyright © 1989, 2012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 to the 2012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onu Shamdasan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hina Machin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通过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荣格分析心理学导论

出版发行：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100037）
责任编辑：姜 帆 杜晓雅 责任校对：殷 虹
印 刷：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170mm × 230mm 1/16 印 张：16（含彩插 0.5 印张）
书 号：ISBN 978-7-111-63429-4 定 价：99.00 元

客服电话：（010）88361066 88379833 68326294 投稿热线：（010）88379007
华章网站：www.hzbook.com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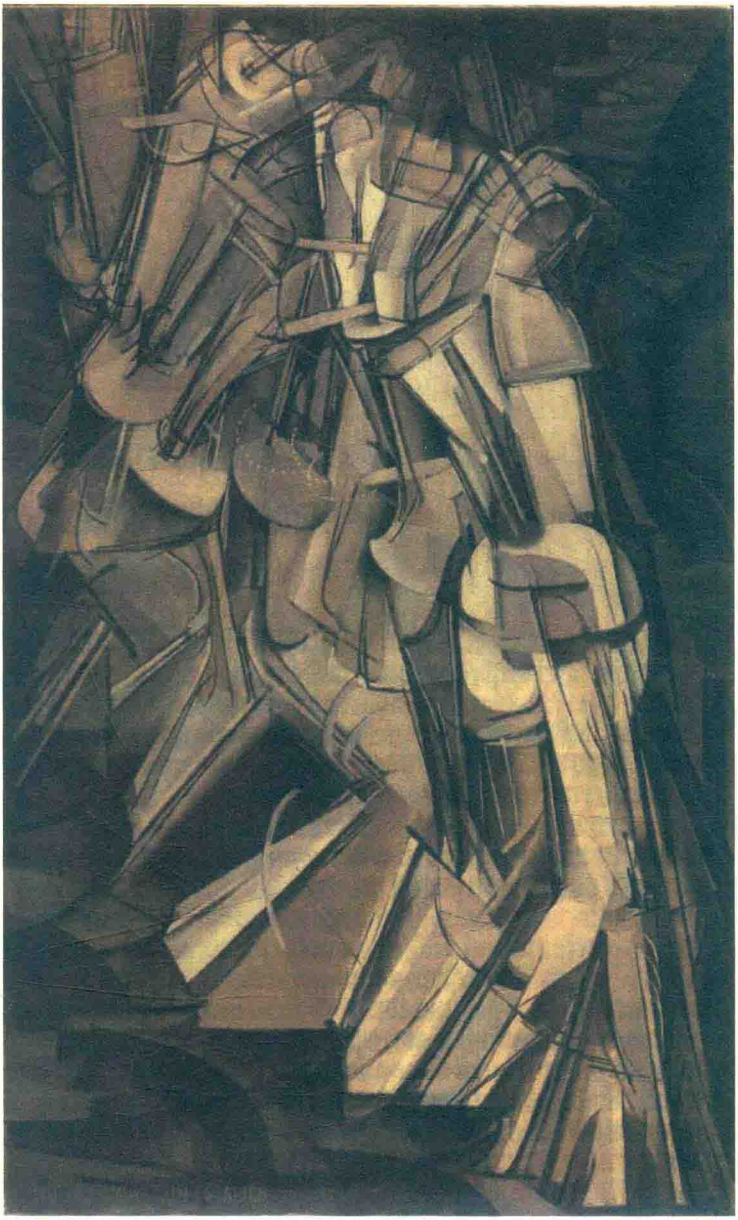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华章心理
HZBOOKS | Psychologic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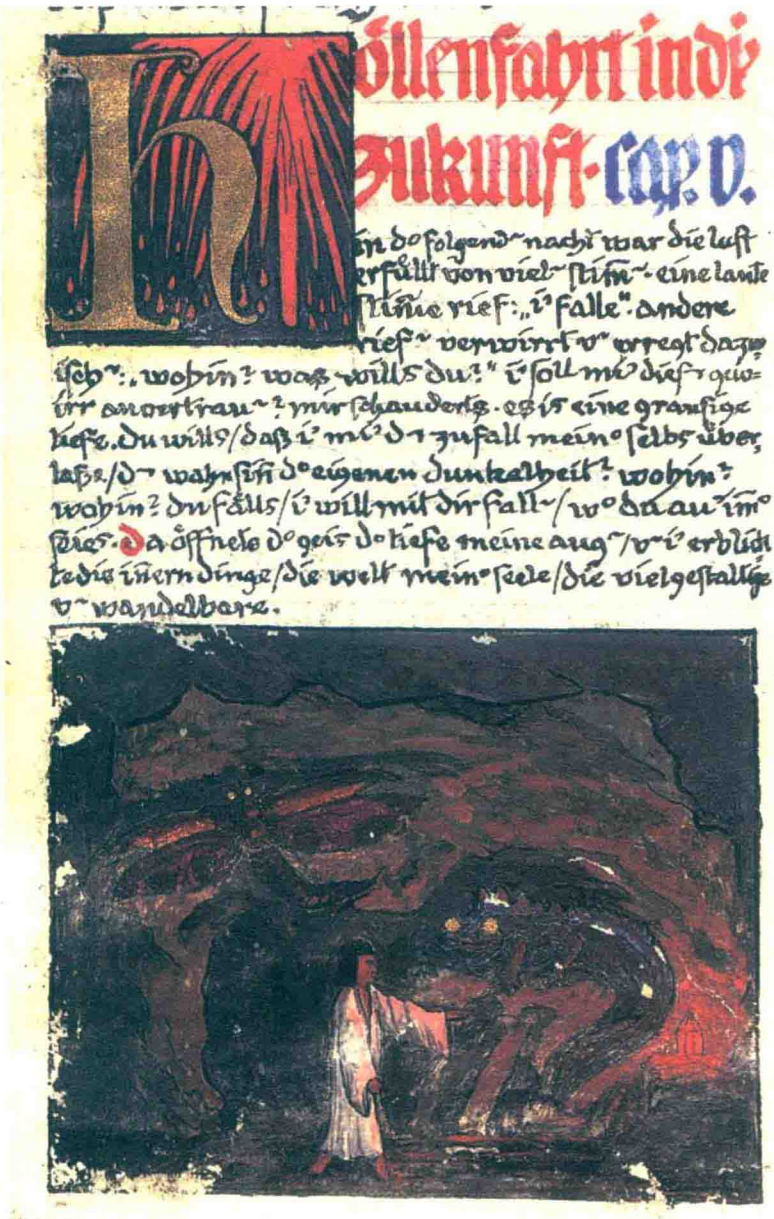




1.《红书》的第 1 页，题为“来者的路”。



2. 登记号 1950-134-59 /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走下楼梯的裸女第 2 号》（*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 2），1912. © 2012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 ADAGP, Paris / Succession Marcel Ducham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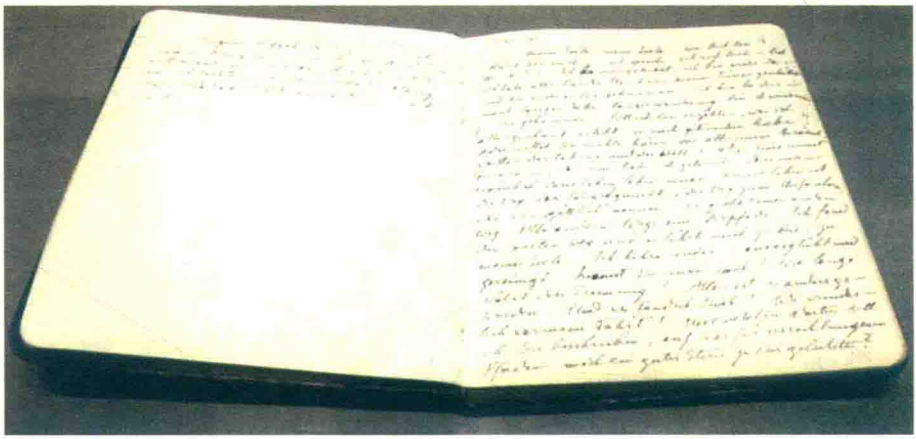
3. “未来的地狱之旅”的开篇，体现了荣格最初的主动视觉幻想的特征（见本书第 55 页）。底部的画描绘了此幻想，出自《红书》第 iii 页的左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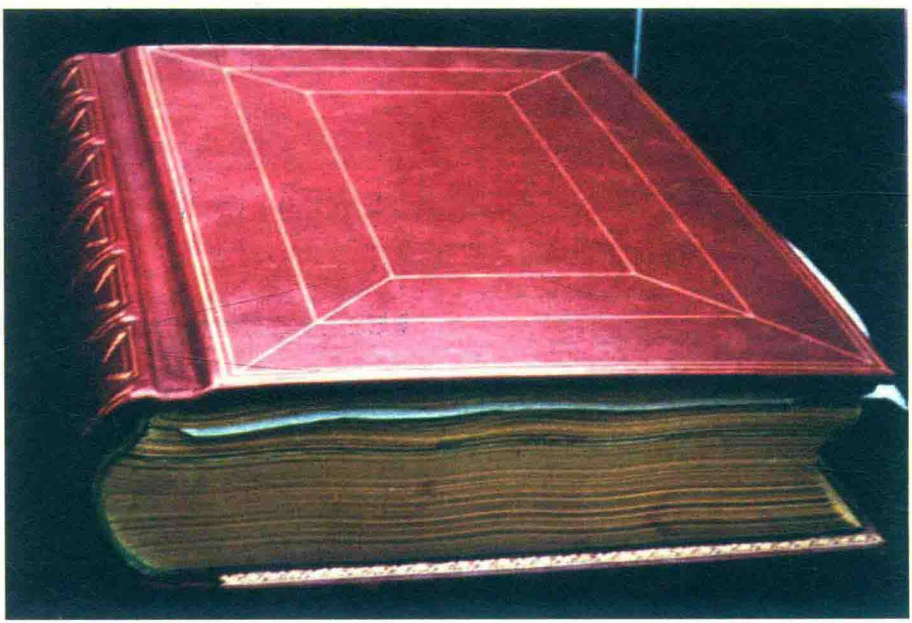
4. “未来的地狱之旅”的进一步的细节图，呈现的是荣格的视觉幻想（见本书第 56 页）。图片出自《红书》第 iii 页的左页。



5. “谋杀英雄”，呈现的是荣格杀死西格弗雷德的梦。底部的画描绘了这个梦，出自《红书》第 iii 页的左页。



7.《黑书 2》(*Black Book* 2)，索努·沙姆达萨尼拍摄。



8.《红书》，索努·沙姆达萨尼拍摄。

此修订版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些讲座在荣格经典中的独特性，尽管它曾在1989年出版，但没有得到广泛的理解。2009年《红书》的出版使这部作品有了新的意义，并可以被视为《红书》的姊妹篇。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这些讲座在多个方面都是荣格最重要的讲座，因为它们是唯一可靠的荣格讲述自己的思想和自我实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他的《红书》也源于此。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这些讲座从多个方面来看都是荣格最重要的讲座，因为它们是唯一可靠的荣格讲述自己的思想和自我实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他的《红书》也源于此，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关注。威廉·麦圭尔（1917—2009）在1989年将它们收录在“波林根系列丛书”中予以出版，[1]这一版本的制作质量很高。[2]《红书》(*Liber Novus*）的出版使这些讲座有机会有新的呈现，因为荣格在这里的讨论有了新的意义。“腓利门系列丛书”将其修订后再版，这一版本有新的导读，提供了荣格在《红书》中所提材料的交叉索引，以及包含新信息的脚注，这些都是2012年版本中新加的部分。1989年版本中的错误也被删除。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琼安·科瑞的《荣格心理学ABC》（*ABC of Jung's Psychology*）中被认为是来自这个讲座的段落，并被收录在该书附录中的内容，实际上是来自荣格同一年在英格兰的斯旺纳奇的讲座，因此已经被删除。麦圭尔认为这些讲座是在3～7月的周一进行的，没有中断，因此他为每一次的讲座都加上了日期，但最近发现的卡莉·拜恩斯的笔记却显示出这些讲座一周举行两次，因此附加的日期也被删除了。

索努·沙姆达萨尼

---

1 John Beebe, "Obituary, William McGuire,"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55(2010): pp. 157 - 58.

2 笔者在1988年协助此卷出版的部分研究，这是非常有益的一段经历。

1925年3月24日，卡莉·拜恩斯写道：

新秩序从昨天开始，也就是说，昨天我们进行了讲座的第1讲。讲座就像学校的教科书中描述的远古战争，都有着它们直接和遥远的原因，而直接原因都可以在荣格的信函中看到。据说当科瑞小姐收到说明信的时候，她感觉像是自己的父亲去世了一样。[1]“四风”（Four Winds）虽然给忠实的听众带来哀痛，但也带去了愉悦。由于在12月的第一次分析之后我只有两个小时的分析，因此这似乎是一个黄金机会。

我们在周一和周四的下午4:30～6:00在自治大街（Gemeinde Strasse）的教室里听讲座。[2]昨天参加的人有：萧博士、凯博士（大约28岁，来自澳大利亚，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的笔记做得很精美）、萨金特小姐、克里斯汀·曼、沃德博士、高顿博士、贝克威思[3]（他看上去像被蜜蜂蜇过一样，相信参加荣格的讲座就意味着减少接受荣格分析的时间，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他的阿尼玛使他确信分析的时间越久越好）、莫瑞[4]（他大约32岁，不久前刚从英国剑桥来到这

1 琼安·科瑞在1922年发表一篇题为《深海夜航的个人体验》的论文，回顾并分析她在接受荣格分析时做的梦。*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Medical Section*) 2: pp. 303–12。

2 荣格的工作日程证实这些讲座是在周一和周四进行的。从四月中旬到五月初还有三周的休息时间（感谢安德里亚斯·荣格提供的信息）。

3 关于萨金特、曼和高顿，见下文。

4 大约在复活节期间，莫瑞到苏黎世接受荣格三周的分析。具体内容见Forrest Robinson, *Love's Story Told: A Life of Henry A. Murr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20f。

里，但有时候也从美国过来，带着他的 60 个问题。他能够理解类型理论，比我做得还无可挑剔。他以药剂师为业，在佛蒙特州拥有一片荒野，他希望荣格能到那里开会。在谈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他说那里不合适，因为那个地方日新月异，如果将会议地址定在那儿，说不定两周之内就会建起一座公寓，而佛蒙特州则不同，佛蒙特州在之后的 80 年都会一直保持原样。我觉得这个估量过于保守了，他应该说 800 年）、奥德里奇、邓纳姆小姐（芝加哥）、我、辛克斯小姐和科瑞小姐。我们按照顺序靠着墙坐下来，感觉很不错。

荣格讲，他会从对分析心理学的历史回顾开始，然后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就像我们在康沃尔的讲座中那样，之后他会筛选一些合适的问题进行讨论。[5] 我提醒他说我们一致同意听一个一般的主题（移情），并问他是否愿意选择这个主题。他说他不会，他更愿意谈论我们在个人分析中感兴趣的话题。萧博士说她想了解更多关于对立转化原则的内容，而非只局限在关于席勒的章节中。[6] 荣格说，可以讲那个以及它产生的效应，但需以某种问题的形式提出。奥德里奇先生说，他想听荣格是如何发展自己的人生哲学的，那些想进行分析实践的人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到和荣格做分析的时候再问。我反对他的提议，因为我们其中一些人并没有接受荣格的分析，人们会对不自由的讲座氛围感到失望。于是荣格说，奥德里奇不过是在对抗起主导作用的女性元素，此时响起热烈的欢呼声。从奥德里奇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大概饱受那些准备进行分析实践的人之苦。荣格说，他自己的人生哲学的形成是个太大的问题，不能一下子讲清楚，奥德里奇需要把它拆分成多个小问题。接着，科瑞小姐对历史回顾提出反对，并说她更想听关于荣格自己的内容。我对她的提议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也以为荣格已经计划重复他在康沃尔给我们讲的引言部分，当然这很遗憾，但他这次

5 这里指的是荣格 1923 年在波尔泽斯的讲座（准备收录在“波林根系列丛书”中出版）。

6 Jung, *Psychological Types*, CW 6, § 150。荣格写道，“对立转化意味着‘朝向对立面发展’，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它用于指事件发展中对立面的互动，即认为一切都会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 708）。

要讲的是不一样的内容，他的意思是要讲自己的分析思想发展的过程，当然这是一个我们都愿意听的主题。他说他一直对分析心理学领域所涉猎的范围之广感到吃惊，因此他认为对该领域进行概述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他开始讲座，我会尽可能地记录荣格的原话，因为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重现他话语的生动[7]……

卡莉·拜恩斯对这愉快的系列讲座的生动记录在这里中断。很明显，听众并没有弄清荣格将要讲什么。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看看荣格在1925年的状况。

1925年的荣格

《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 在1921年出版，并广受好评。英译本在1923年面世，也获得大量的好评。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的两页内容中，马克·伊沙姆写道："这部作品非常严肃、积极、令人深思、经典，而且非常有启发性。它带来能量、解放和创意。作者对内倾思维类型表现出惊人的同情，对其他类型也是如此……荣格非常巧妙地揭示出灵魂的内在王国，并发现幻想的显著价值。他的作品有多重维度和理解方式，并能够从多个维度上进行评论。"[8] 就出版而言，从《心理类型》出版之后直到现在举办讲座的这段时期是荣格职业生涯最安静的一段时间。1921年，他为英国心理协会举办的会议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宣泄"的心理治疗价值问题》;[9] 1922年，他出版了在苏黎世德语语言和文学协会的一篇讲稿，即《分析心理学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10] 与

---

7 Cary Baynes Papers, Contemporary Medical Archives, Wellcome Library (后文简称CFB)。希美纳·罗埃利·德·安吉洛授权引用卡莉·拜恩斯的笔记。

8 1923年6月10日。关于对这部著作的接受，见笔者的 *Ju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Psychology: The Dream of a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p. 83f. and 334f.

9 CW 16.

10 CW 15.

他往日的特点不符的是，他在1923年和1924年没有发表新的作品。这或许和他母亲在1923年1月去世有关系。他在1925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包括在1923年瑞士泰里特的国际会议上报告的总结“心理类型”的文章，[11] 以及被收入赫尔曼·凯泽林伯爵所编讨论婚姻的文集中的文章《作为一种心理关系的婚姻》。[12] 当时荣格的创造性重心明显在别处，也就是誊抄《红书》，[13] 同时开始建造在苏黎世湖畔的波林根塔楼。

接下来笔者简要概括一下这部作品的起源。在1913年冬季，荣格刻意释放自己的幻想思维，并记录浮现的内容。他后来将这个过程称为“主动想象”。他将这些幻想写到《黑书》（*Black Books*）中，这些并非是他的个人日记，而是自我实验的记录。形成主动想象的对话，可以看作思维的戏剧化形式。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荣格认为他的很多幻想能够预测这个事件。这促使他开始创作《红书》的第一稿，其中包括对《黑书》中主要幻想的誊抄，还有诠释性评论以及抒情性的阐述。荣格在这里试图从这些幻想中推导出一般的心理学原理，并理解幻想中刻画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以象征的形式呈现出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发展过程。虽然荣格想要出版这部作品，但他在生前一直未能将其付梓。这部作品的整体主题是荣格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并克服当代精神异化造成的心神不安。最终，通过使新的上帝意象在他灵魂中再生，以及以心理学和神学的宇宙学形式发展出新的世界观，他达成了这个目标。《红书》呈现的是荣格的个体化过程这一概念的模型。

书中的材料经过多次誊抄，有多份草稿，接着荣格又将这些内容以花体字的形式誊抄到一部红色皮革卷中，同时他还用图案装饰了每页的首字母，为每

---

11 CW 6.

12 CW 17.

13 Jung, *The Red Book, Liber Novus*，索努·沙姆达萨尼编辑并作序、马克·凯博斯、约翰·派克与索努·沙姆达萨尼译（New York: W. W. Norton, 2009）。

页加上装饰边线以及大量的绘画。荣格在 1915 年完成了《红书》前两部分的手稿，并在 1917 年完成了第三部分“审视”。此后，他又继续进行细致的誊抄。这些画作最初是书中幻想的插画，后来可以被视为主动想象本身，有时候也指同一时期在荣格的《黑书》中的幻想。荣格在 1930 年左右停止誊抄。到 1921 年 1 月，荣格的花体字卷已经有 127 页，到 1925 年 8 月，他已经写到第 156 页的末尾。

1920 年，荣格在波林根的苏黎世湖畔购置了一些土地，他感到自己要在石头上呈现自己最深的思想，并建造一座完全原始的住所：“波林根对我很重要，因为文字和纸张远远不够。我需要在石头上告解。”[14] 塔楼是“个体化的表现”。多年来，他在塔楼的墙上创作壁画和雕刻。因此，塔楼可以被视为《红书》的三维延续：它的“第四部分”。

在 1924 年和 1925 年，出版这部作品已经成为荣格脑海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在 1924 年年初，荣格让卡莉·拜恩斯重新将文本的内容打印出来，并探讨将其出版。卡莉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 你让我抄《红书》的内容，你之前已经誊抄过，但那之后你又添加很多材料，因此你想再抄一遍。在我抄写的时候，你会跟我解释其中的内容，因为你几乎了解自己所说的一切。这样，我们能够讨论很多在我的分析中从未出现的东西，我也能从根本上理解你的思想。[15]

同时，荣格也在和自己的同事沃尔夫冈·斯托克迈尔讨论可能的出版形式。[16] 1925 年，彼得·拜恩斯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Septem Sermones ad*

---

14 阿尼拉·亚菲在写《回忆·梦·思考》（*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的时候采访荣格的记录，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original in German), p. 142。

15 1924 年 1 月 26 日，引自《红书》中笔者的“*Liber Novus*: The 'Red Book' of C. G. Jung,” in *Liber Novus*, p. 213。

16 同上，pp.214ff。